詐騙手法不斷翻新　政府精進打詐作爲

透過公私合作，從源頭防堵詐騙犯罪，加強「前端阻卻」及「後端查緝」，確保人民財產安全

【本報訊】根據青年日報報導，詐騙犯罪型態與手法不斷翻新，政府精進各項打詐作爲，透過公私協力從「法制面」、「組織面」及「技術面」著手，發揮「前端阻卻」及「後端查緝」效用。近期行院更通過「打詐新四法」將打詐政策專法化，建立臺灣新法制里程碑，希望藉由打詐四支箭齊發，溯源追查所有詐欺共犯、加重刑責嚴懲詐欺犯罪，使詐欺犯罪無所遁形，確保人民財產安全，讓臺灣成爲安全之島。

爲有效防杜詐騙事件，行政院先後推出「新世代打擊詐欺策略行動綱領」1.0、1.5版，去年也陸續通過打詐五法，包括《刑法》、《人工販運防制法》、《個人資料保護法》、《洗錢防制法》、《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》等修正草案，並透過公私合作，從源頭防堵詐騙犯罪，同時加強後端查緝。根據行政院統計，去年總計攔阻與圈存被害款項逾93億元、查獲1,909件犯罪集團、查扣不法利得近40億元，已初見打詐成效。

爲強化阻絕新型態的詐欺，提升民眾財產安全，行政院5月9日送請立法院審議打詐新四法，包括新訂定打詐專法《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》、《科技偵查及保障法》、以及《洗錢防制法》、《通訊保障及監察法》等修法草案，未來透過跨部會共同努力，建立打擊數位經濟、金融、電信詐騙的合作機制。

未來懲詐原則是「騙愈多關愈久」，詐欺金額達一千萬元以上，最重可處10年徒刑，若三人共犯或使用網路、冒名政府名義詐欺、深度僞造詐欺，有複合式詐欺手段者，可加重其刑二分之一；另要求TikTok、臉書等一定規模的境外網路廣告平台業者須設法律代表人，若未設立或未下架詐騙廣告，可罰250萬元以上、2500元以下，情節重大可封網。

內政部也將建立政府與民間聯合反詐的宣導機制，結合NGO、宗教組織等民間團體，並透過民政、宗教、警政單位及教育體系，強化反詐宣導量能，建構全民識詐免疫力。同時將提高目前165全民防詐騙專網公布「涉詐高危險業者」名單的頻率，讓民眾可即時識別詐騙風險。

行政院長卓榮泰表示，未來行政團隊將啓動研擬「新世代打擊詐欺策略行動綱領2.0」，持續精進及修正打詐策略，期盼立法院能儘速三讀通過「打詐新四法」，賦予行政機關執法依據與打詐利器，共同守護國人的財產安全。

澎湖七美900噸海淡廠正式產水

【本報訊】根據自由時報報導，因應澎湖地區未來產業及觀光發展用水需求，日產水900噸的七美海淡廠，配合澎湖海上花火節移師七美嶼施放，1日同步舉行產水典禮，即使在觀光季也將不虞匱乏。

台灣自來水公司董事長李嘉榮表示，澎湖地區供水不易，80年代甚至需要「台水澎運」，以解決供水窘境，台水近年在中央與地方各級政府支持下，陸續在澎湖興建海淡廠，目前澎湖縣海淡水占比達72%，已可穩定供水。

七美900噸海淡廠及吉貝600噸海淡廠今年將陸續加入產水，台水同時朝向逐步降低地下水抽用量、增加七美地區備援水源的方向努力，以達成政府照顧離島居民及保育珍貴水資源的目標，作爲地方發展最堅強後盾。

一年一度的澎湖花火節1日晚間在七美嶼舉行，吸引上千人登島觀賞煙火，爲讓參與花火節盛會的觀光客與當地居民都能喝到好水，水公司特別選在1日，由李嘉榮爲斥資2.89億元打造的七美海淡廠主持產水典禮，同時預告7月28日離島吉貝花火場，也將比照辦理600噸的吉貝海淡廠產水典禮。

114年英聽、學測、分科測驗時間出爐

【本報訊】根據自由時報報導，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公告114學年度各項考試暫定報名與考試日期，其中英聽測驗在今年10月，學測在明年1月，分科測驗在明年7月。

大考中心指出，依教育部今年3月14日召開之「114學年度大學各類招生考試重要日程安排協調會議」，決議各項考試暫定報名及考試日期，而考試簡章則暫定於今年8月6日上網公告與發售，實際報名及考試日期依考試簡章所定爲準。

依據大考中心公告內容，其中114學年度高中英語聽力測驗第一次考試報名日期爲今年9月6日至13日，考試在10月19日；第二次考試的報名日期爲今年11月6日至12日，考試日期爲今年12月14日。

至於學測，報名日期在今年10月29日至11月12日，考試在明年1月18日至20日舉行；分科測驗的報名日期則在明年6月5日至17日，在7月11日至12日舉辦考試。

走讀福州

閩清山邊村活用古厝　推動休閒旅遊

【本報訊】根據福州晚報報導，閩清縣省璜鎮山邊村山水秀麗、氣候宜人。日前，記者來到這裡，目睹了生態振興、人才振興、產業振興、文化振興等多方面的成就。

今年2月，福建省農業農村廳、福建省鄉村振興局公佈了第二批福建省鄉村振興示範鄉鎮、示範村創建對象名單，山邊村成爲第二批福建省鄉村振興示範村。

山邊村位於閩清縣西南部，人口近千，轄區土地總面積1.37平方公里。2015年，山邊村入選福建省第一批傳統村落名錄，2019年完成傳統村落規劃編制。

走進村莊，沿著河道旁一路蜿蜒前行，記者看到一條長約1公里的護堤步道盤旋在田野中，沿途串起村裡的水庫和一座有著400多年歷史的寺廟。步道中段建設了休閒木屋、茶水間、KTV包廂等配套設施。這條步道不僅美化了村莊，成爲村民休閒好去處，還成了連接山邊村與外界的重要通道。

「在深化農村人居環境整治提升行動中，山邊村通過推進農村生活污水治理閉環，推廣積分制管理，大力建設公廁、改造旱廁等措施，使得村裡環境衛生狀況得到極大改善。」

山邊村古厝資源豐富，歷史文化底蘊深厚，村裡擁有火牆厝、山兜厝、文永厝等一批古民居。目前，除了正在修繕中的火牆厝和山邊村20—16號古厝外，還有一個古厝連片保護開發項目已獲得批復，準備實施。

火牆厝空間活化建設項目，是將厝內空間活化利用爲本地物產展示空間、對外接待茶室、多功能教室等。此次活化建設面積約500平方米，由鄉村振興專項資金提供150萬元支持。目前，火牆厝一期修繕已完成，正在進行兩個橫厝的修繕，包括火牆厝停車場、公廁等配套設施，預計近期全部完工。

這些古厝的保護與開發，也爲村莊的旅遊業點「金」賦能。而休閒旅遊業的發展，則爲山邊村帶來了新的經濟增長點。據介紹，依託傳統建築，特色農家院、農家飯等，山邊村每年吸引遊客約2萬人。爲解決遊客的吃、住、玩等問題，山邊村建設了10間民宿，並聯合周邊村莊串聯多個文旅景點，打造鄉村旅遊精品線路，讓遊客在享受自然風光的同時，也能深入瞭解當地的歷史文化。

馬祖藝文宴

父親的村莊－文石村

劉枝蓮

文石村是位於閩江口南岸突出一塊寶地與馬祖島同樣俯臨大海，同樣寒冷同樣有坑道同樣堅韌同樣博大情懷，還有，同樣有媽祖巨神像

文石村的意象。

1

海島的春天，吹生了一場又一場的濃霧，霧氣從天空中勻速飄落而來，時而東時而西，像頑皮的小孩牽著無根的彩帶，纖柔地覆蓋大地，再從海面軟綿綿爬升，舞進村莊穿過門洞，化成水滴附著我的牆上。我學著我母親拿起一塊布，擦拭著，水滴消融之後，又冒出頭。陽光出來了，水滴仍然留在牆角不肯走，直到風來了，從南轉北轉個彎的風來了，水滴走不見了，以致於我與我的母親，或是我的外婆，從沒有人問起走失的這些水滴，去了那兒了。那是說，我們知道在陰陽相半、晝夜均分的季節，水滴會不請自來，或者它來年長大些，依然穿過門洞而來。

父親的村莊，在馬祖一海之隔，閩江口南岸突出臨海村莊－文石村。在這兒春風的霧氣，偶而也會結伴到那兒遊玩，有時結伴回到小島，有時不。以致沒有人問起走失的水滴會不會再回小島這等的事。離開「文石村」前，我父親沒有來得及與土牆上的水滴告別，他不是春分時節離開故鄉，他也沒有來得及與所有熟悉的人物告別。那是說，那時整個村莊男人與女人，在太陽還沒有升起，他們便提著漁網、鋤頭出門了，到天黑寂靜時，鄰居才從門縫底下以微弱燭光，或趕家裡的雞鴨咕咕聲知道他們回家了。以致於有人問起那些人去哪兒，他們總會說：「出門工作了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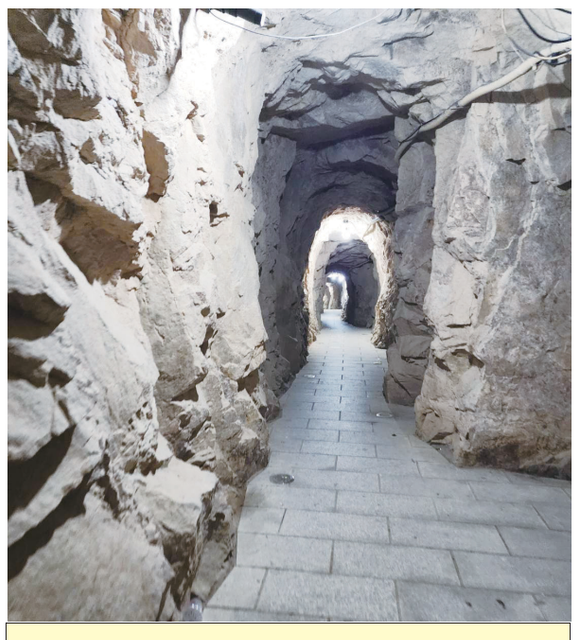
是的、父親跟著別人到「外山」工作了。

那時的村莊近千户人家，東一塊、西一塊，南北各一塊的低矮房子，內裡的男人不一定都是勤快地，父親有吸鴉片的父親、叔公。父親有一位孀居的母親。父親家的院牆內住著許多户人家，東牆的門洞被風吹開了，破落的屋頂瓦片稀稀落落，難以遮風檔雨但風來雨落，那年父親六歲，隨著母親搬進更小的房子，同樣難以禦寒納涼，母子難以溫飽。

是的，父親因爲貧窮離開文石村，到彼岸的「馬祖澳」打工。那時候父親十七歲，連抬頭看天的時間都沒有，總還是有寄錢回家奉養母親的盼頭。那一瞬間，父親是不會想到，有一天閩江口岸會封鎖這等大事，我是這般想。國共內戰將閩江鑿出大洞，成了跨不過去的溝渠。人爲造成的封鎖線，讓同樣俯臨大海、同樣凸出海平面的村莊，比鄰若天涯了。

後來冷戰來了，槍口相向了，大伯在那一方，父親在這一方。再後來，村莊同樣被畫爲戰地，同時挖同樣的坑道，同樣深陷泥濘中的跋涉。我沒來得及問我父親，他是如何面對閩江海口，想著他的童年、少年以及他的母親。

少小離家老大回。五十年以後，父親再回到文石村，那時村裡的土地荒涼了，低矮的瓦房之間夾雜幾棟磚房，碼頭停靠的船隻零零落落；村裡有些熟識的人，爲了一些事件活著活著不見了。他的母親的家，搬到地底下了。他的哥哥在他回家前三個月，也走失了。父親的母親、哥哥都是出生這個村莊，葬在這個村莊的山頭。「我本該有住在這個村莊，一生一世的打算。」父親說。


與馬祖島上同樣的坑道。

每天迎接太陽升起、目送太陽離去。幾十年以後，政令轉彎了，當年遺落在外的落葉，被一股風刮回了文石村。思念讓父親有意無意保留過去歲月，有如保留了今生來過的證據，那般的看重。以致於幾十年來，他沒喝過這兒一口水，沒吸過這兒一絲空氣，他總能說準離家的日子，記得回家的小徑。

父親說：進了村莊，路邊那棵榕樹還在，只是容顏蒼老、憔悴了。大王廟還在，只是廟埕變小了；登步道還在，草一年年的長下去。當年「馬祖鮮」碼頭還在，只是趕潮汐的人，用了新的方言。

2

父親的祖上，從河南遷徙，劉氏宗祖祠堂在潭頭鎮，父親的祖父從鎮上遷徙來文石村。父親出生文石村，這個村落有百户人家，在山頭上「龍山寺」供奉五位靈公。這個村莊海的邊上，有座「天妃廟」供奉媽祖。這兒漁家習慣漂泊，特別渴望外面世界。

不說早，父親村莊晚近的遷徙，不，說偷渡貼近些，約莫在1995年之前後，不知哪月哪日，哪來的消息，鄰居耳語傳著有人去台灣、去美國、去荷蘭……，出國了，偷渡成功了。從此長樂區鄰近村落的男人和女人像趕市集，湊個熱鬧。當然，這股風潮也刮進潭頭鎮，父親村莊裡的成年人，尤其我的堂兄弟們，嗅出了一丁點的氣味，有一些些門路，便是傾所有財物，告爹求娘的向外奔去，像一隻奔跑的馬，在荷蘭、美國、加拿大、台灣等……滿世界橫衝直撞，直到散架而止。之後，有些人回來了，有些人連奔跑回來的時間都沒有，埋骨他鄉了。

大伯家中排行第四，行四。行四在新婚妻子懷胎幾個月，從了那股風潮，他偷渡到了某個城市，成了無國籍的流浪人。那年他二十幾歲，妻子、兒子仍在村莊，在偶有某個黃昏，面向箭頭指路的方向，等待遙無歸期的丈夫或父親。二十年以後，行四回到村莊了，未曾謀面的孩子，已是南京大學的學生了。當我問他第一次見他父親的感覺時，他說：「識人，在照片中指爹認父，許多年了。」我不敢再追問，他第一次喊爸爸的感覺，怕是我要潸然淚下。

行四走的時候，還不懂憐惜擁有的種種，他隨便推倒了院牆、砍掉樹木和他謀生的鐵鍬，他想只要他到新的地方賺到錢，一切都會再有的。至少，他能在村莊蓋上一棟新的房子。幾十年過了，他沒有回來，新房子落成了，有三層那麼高。我去的那些年，他的瘦小妻子總自言自語說話，沒有停止抱怨。

行四蓋了新房子，現在還空著，空蕩蕩地，連風來過的氣味，都不曾留下來。門庭上象徵「僑民」的斗大符號，是他在一個城市一個角落一間廚房，不知年月的日子，以難民身分，強撐而來。

他們走了，我與父親回到村莊，村裡沒有幾户人家。有一年，一位趕路回家的人，站在院牆外向內張望，像是個外人，風刮過來了，土地上草黃了，獨不見多年生活的舊院子。他忘了，自己離家多少年，淚眼汪汪。

3

十年過後，我再隨父親回到村莊，沿路冒出二、三棟樓房，聽說主人不曾住過，房子空著。新蓋的房子與磚石瓦房毗鄰而居。老屋像老人，在歲月來去中低下了頭。有些老房像這兒留守的父母，強撐著等親人回來。有些屋頂塌陷了，樑與柱互相幫扶房子，像老夫妻幫扶著走到村口，張望孩子回家。

有些屋頂塌陷了，瓦片留下來了；屋牆破損了，門洞留下，窗口留下來，煙道留下，以及灶頭上的土連皮帶垢也留了下來了。躺在地上的門片，滿是生鏽的鎖頭、一換再換，這些材料都是主人曾經的證據呀！

忘記帶回童年、少年的父親，有了不挪窩，想住下來的打算。六歲那年，屋漏偏逢連連雨的夜晚，他的母親抱著他連聲嘆氣，「依嬭，我勃（長）大，搭汝起厝」父親說。

是的，父親回到文石村，起厝。那年，父親八十二歲。

4

噹，噹，一行南歸的火車進站了。疫情過後，封鎖解除了，我迫不及待回到父親的村莊。倏然間，文石村道路變寬了，文石村的山頭，一座媽祖巨神像，面向馬祖島……。

文石村的媽祖巨神像，面向馬祖。

于2023.5.27 馬祖的霧雨思親